

A watercolor illustration of a branch with large, textured green leaves and a cluster of small, round red berries. The leaves have detailed vein patterns and some brownish spots, suggesting natural aging or damage. The berries are bright red and clustered together. The background is plain white.

岁时记

古诗词里的节气之美

冯辉丽

岁时记

古诗词里的节气之美

冯辉丽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时记: 古诗词里的节气之美 / 冯辉丽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6
ISBN 978-7-5399-9205-1

I. ①岁… II. ①冯… III. ①古典诗歌—诗歌研究—中国 IV. ①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5580 号

书 名 岁时记: 古诗词里的节气之美

著 者 冯辉丽

责任编辑 胡泊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8.25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6 月第 1 版 2016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205-1

定 价 36.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春卷

- 立春：春到人间草木知003
- 雨水：小楼一夜听春雨014
- 惊蛰：雷动风行惊蛰户027
- 春分：风有信来花不误037
- 清明：梨花风起正清明047
- 谷雨：茶烟轻扬落花风058

夏卷

- 立夏：一夜熏风带暑来069
- 小满：花未全开月半圆078
- 芒种：箠食壶浆田响忙088
- 夏至：芳草脉脉亦未歇099
- 小暑：凉风起于青萍末110
- 大暑：看朱成碧思纷纷121

秋卷

立秋：梦里花落几人惊133

处暑：也无风雨也无晴142

白露：一壶清露酌浮生152

秋分：风清月朗桂香远164

寒露：萧疏桐叶夜色阑171

霜降：任是无情也动人181

冬卷

立冬：谁念西风独自凉195

小雪：起唤梅花为解围207

大雪：独钓寒江光阴转216

冬至：半随流水半随尘227

小寒：占尽风情向小园237

大寒：岁染萋红一年欢250

SPRING

春卷

烟笼着雨，雨过天青。如果，如果某一天，能够不期而遇，那扑面而来的偈语，该是两个字：旧约。

立春：春到人间草木知

立春

东风吹散梅梢雪，一夜挽回天下春。

从此阳春应有脚，百花富贵草精神。

——【宋】白玉蟾

立春。

写下这两个字，就有些心神荡漾。

立，是开始。按历书上的说法，从这一天开始，就进入春天了。秋收冬藏，大雪倾城，都成过去，此一番，又是新开始，新天地，新希望。

北方的春，来得晚。这时节，草木未萌，花信风不吹，山是苍山，水是瘦水，波光粼粼里透着清寒。眼前的一切，都还是冬天的风骨和气象。只是，心按捺不住了。一个春字，宛如铁马踏冰河，踏开了，就是春江水暖，一枝梨花春带雨。

裁一卷红纸，做了春帖子。

是立春节气里的风俗。又名春端帖。

这风俗，若按图索骥，可以上溯到宋朝。宋朝文事之盛，前所未有的，书法、绘画、诗歌，各领千秋，就连自烟花柳巷始，不登大雅之堂的词，进入文人的圈子里，也蔚然成大，在中国文学史上独占一席之地。

究其原因，其实也简单。宋太祖赵匡胤自开国以来，就提倡以文治国，崇文抑武。文人一支笔，可写风月，可写太平，可修经史，即便指点江山，端足了架子使尽了力气，也颠覆不了江山。

宋太祖是武将出身，黄袍加身，一匹马，英勇威猛，战沙场，扫劲敌，发动陈桥兵变，改国号为“宋”。江山帝位来得不容易，自然不想被谁效仿，凭借武力再夺了去。

杯酒释兵权，是流传多年的宋史典故，说起来，是帝王智慧，舍去兵戈相见，很斯文地解决了问题，总比火烧庆功楼，对功臣施以杀戮要好得多。但殊途同归，本质上也没什么区别，过河拆桥，鸟尽弓藏，无非是保自己一姓之天下，不为他人所得。

有史学家考证说，杯酒释兵权中有诸多疑点，该是文人的杜撰和演绎。但宋一代偃武重文，以文治国，却是不争的事实。完善科举制度，重用文人，立嘱后代不杀文臣，一系列的政策，对宋朝的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名人辈出。唐宋八大家之中，宋占了六家。

宋朝皇帝普遍能书画善诗词，也有好文采。最有名的宋徽宗，不爱江山爱丹青，诗词写得好，画得好，字也写得好，书法创“瘦金体”，更是举世闻名。

作为最高统治者，帝王执掌生杀，具有无上的权力，个人的喜好，

往往也成为一个国家的流行，影响整个朝代。江山更迭，一朝又一代，成王败寇，你方唱罢我登场，回首过去，仍有那一纸锦绣和文采风流。

按宋制，翰林一年八节要撰写帖子词。诗体近于宫词，多为五、七言绝句，文字工丽，或歌颂升平，或寓意规谏，贴于禁中门帐。“立春”日贴春帖、作春帖词，尤其盛行。

春年年来，春帖子年年写。

屋外天寒地冻，滴水成冰，屋内泼墨挥毫，心思辗转。

是不是好帖，登不登大雅之堂，算不了什么，揣摩对了圣意才是最重要的。借文人之笔，歌圣德，颂太平，这一点人人心知肚明，受困于一念，殚精竭虑，委曲求全，一字一句之间，其实也有说不出的难。

古人凭着各自的领悟，总结了四大靠不住，春寒、秋暖、老健、君宠。

前三个，是天地间的自然，非人力可以掌控，后一个，则是君心的叵测。此一时，鲜衣怒马，春风得意，彼一时，一声惊雷，也许就是雨打浮萍，青衫落魄到白头。

若能得无羁无绊，谁又愿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所以，宋诗人杨万里在晚年举杯慨叹：“一生幸免春端帖，可遣渔歌谱大章。”

相比来说，更喜欢民间的春帖子。

不拘平仄，不负责江山国事，要的是实用，一张大红纸，画上春耕图，配上二十四节气，指导农事生产，提醒人们注意按照节气进行耕作播种。

画工粗糙，一头耕牛半顷田，信手勾勒，意到了就是春和景明，春风浩荡。立春前几日，便有人敲着小锣竹板，唱着赞春词，走街串巷，挨家挨户送上一张，谓之送春。

农耕时代不再，这实用而体贴的风俗，除了陇南民间，还有刻意的传承，各地已经趋向式微，渐渐淡出生活之外。大浪淘沙，光阴的广陵散这么弹着，散尽了江山烽火，散去了人情世故，一转眼，已是喧嚣繁华的今朝。

不会做诗，也不会画春耕图，只在纸上描了一株梅花，右下角，毛笔小楷写了一行字：东风吹散梅梢雪。

是宋人白玉蟾《立春》诗中的一句。

白玉蟾，这名字念出来，真是好听。

我在写的时候，几次将“蟾”写成“禅”。总觉得，更符合他道人的身份，禅，是莲花菩提，干净空灵，而蟾，是两栖动物，满身疙瘩，丑陋有毒，很少被人用在名字里。

有说，他出生的那一晚，他的母亲做了个梦，梦见一只玉色蟾蜍，从窗户外跳进来，落到手边，忽然就惊醒了。因此，给他起名玉蟾。

这说法，充满神话色彩，对应着他传奇的一生，虽有趣，却不足为信，如此渲染，无非是想告诉世人，他不是尘世间的寻常人物。

或许，原本就是简单。蟾，在古代是吉祥之物，开运，纳财，蟾宫折桂，喻的是科举登第，榜上有名。是添丁之喜中，长辈寄予他的一个期望。

这一首诗，名为“立春”，切合节气时令，却不是为春帖子而写。

白玉蟾的一生，和杨万里一样，不曾做过春帖子。不同的是，杨万里是幸免，在朝为官，但不曾为此费过心思，是有一份侥幸在。白玉蟾则是一生不仕，荣华也好，落魄也罢，从来没有过相逢。

不是才华输入。他天资聪慧，七岁能赋诗，九岁熟背儒家九经，还写得一手好字，画得一手好画，自小就有“神童”的声名。

也不是没有入仕的念头。十二岁时，他去广州参加“童子科”考试。按宋律，通过考试的童子，由皇帝亲自殿试，成绩出众者，便可赐进士出身，然后授官。学而优则仕，他走的也是这个路数，甚至走得更早。

宫殿森严，一重又一重，他和来自各地的童子们，被人带领着，穿过肃静幽深的走廊，走到正襟危坐的考官面前。都是十来岁的孩子，饶是素来不怯场的，这会儿也都有些紧张，步步留心，时时在意，每一句话，都要小心思考，谨慎答对，唯恐一时失言，名落了孙山。

看到“织机”为题，他心下一喜。

这题对他来说，不难。

他家住海南，天之涯，海之角，古时偏远之地，纺织业却是发达。当地人都有一手很好的纺织技巧，棚布蔽体，盛装出行，精细轻软、色彩鲜艳的织锦，是每年向朝廷进贡的珍品。

每天都闻机杼声，常见母亲坐在织布机前，踩蹬，拉梭，从早到晚，不仅要织布，供家里人穿戴，还要把织好的布缝成衣服，送到集市上卖，贴补家用。他年纪虽小，却懂得母亲的操劳，捋一把线，递一只梭，偶尔兴起，他也会趁母亲不在家的工夫，坐在上面，装模作样地织上一会儿。

低头看看身上穿的布衣，想着母亲夜以继日的劳碌，少年心事，一时飞作淋漓墨——

山河大地作织机，百花如锦柳如丝。

虚空白处做一匹，日月双梭天外飞。

少年心性，天真，坦荡，想象力也丰富。听听，山河大地，纵横交错，可作织机，百花如锦花红柳绿，颜色好看，就当作织布的丝线，再拿了日月作双梭，在天地虚空的地方，织上一匹五彩布。

天无穷，地无尽，这得是多大的一匹布啊。

一首诗是好是坏，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解释。说到底，是个人标准，就像看一个人——喜欢了，怎么看怎么好，不喜欢，怎么看怎么别扭，甚至看一眼就觉得烦。

这首诗，看在考官眼里，只三个字：太骄狂！大笔一挥，不予录取。

入仕的道路从来曲折，天下才子济济，一举得中者，毕竟是少数。有人屡考屡败，考得白了头发，白了胡子，还不肯放弃，一半出于羞耻，一半出于不可言说的希望。学成文武艺，售予帝王家，一身本事，找不到买家，心里总是不痛快。

很多时候，路没有尽头，是心里的方向错了。此岸非彼岸，穷尽一生，江山还是那江山，要抵达的还是那么远。

少年心思没那么多辗转，倒是有着斩钉截铁的果断。他为自己选择了另一条路——一个人，背起行囊，迎着风，上路了。

他离家的理由，有说是他杀了人。

为何杀人？杀的又是什么人？卷帙浩繁的史料里没有一笔交代，至今是个谜。可能落了榜不痛快，与他人发生冲突，失手伤人，也可能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谁都希望自己的人生是一帆风顺，但有时，机缘巧合，一件事，或者一个转念，就有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那一年，他十六岁。正是意气风发的年纪，想要什么样的生活，未

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还没有一个清晰的打算。只是敢舍弃，不为赋新词强说愁，也没有欲说还休，做一个翩翩的追风少年，回回头，挥挥手，就此别过。

盘缠微薄，也难不倒他，开口就是诗词，动笔就有书画，三教九流，百家杂语，不拘形式顺口就说，信手就写，不必冥想也不必推敲，随便一个噱头，就可以换一碗饭吃。

这一首《立春》，便是他在路上所作。

走在路上，时间不分明，但有足够的时间欣赏沿途的风景，四季轮回，景色迥然，花草树木，风霜雨雪，每个节气都会有不同的风景，一个不经意的相逢，就能对上心里的光阴日月长。

先看到的，是路边的那一树梅。

天地空旷，寒风瑟瑟中，一抹嫣红洒散，残雪点点，飘摇在细瘦的梅梢。一阵风刮过，纷纷扬扬下起梅雪，有细碎花瓣在空气中弥散开来，顷刻间，落了一地还满。

冬去春来，终有雪尽冰融的一天。

他走到树下，就这么站着，就这么看着，一时间悲喜交集。

一场说走就走的行走，这话说着浪漫，令人向往，可当真正走起来时，才能真正体会其中的种种辛苦——路越走越陌生，没有路标，没有认识的人，没有方向，没有归期，书信也无法传递，囊中羞涩，掏不起住店的钱，就住在荒村野外的破庙里。

他有一首诗《云游》，路上的悲苦全在里面。

身上衣裳典卖尽，路上何曾见一人。
初到孤村宿孤馆，鸟啼花落千林晚。
晚朝早膳又起行，只有随身一柄伞。

也想家。千里迢迢，山重水复，孤单和寂寞，无处安放，仿佛断线的风筝，醒来不知身在何处，日落不知栖身何处。两鬓有了白发，连心事也疲倦了几分，走到哪里是终点，走到什么时候是结束，没有答案，问心，心也不知，更与何人说？

立春，居二十四节气之首，在古代是一个重大的节日。

在皇家，是隆重的仪式。皇帝会带着文武百官到都城之东的田野上迎春，一色的青衣青旗，唱“青阳”之歌，舞“八佾”之乐，祭青帝（司春之神），回来之后，要赏赐群臣，还要颁布谕旨，提醒百姓注意农时，不误耕种。

在民间，是喜庆的热闹，簪春花，办春宴，吃春饼，剪春幡，鞭春牛，缝春鸡……即便有的地方有风俗拘束着，这一天不能出门，要在家里接春。用红纸包着一种叫“春菜”的蔬菜，或种在沙土里，或挂在大门口，然后贴上“迎春接福”四个大字，摆上清茶、甜酒，点燃线香，待立春时刻一到，再燃上长长的一挂鞭炮。

一年之计在于春。风调雨顺，六畜兴旺，五谷丰登，人们把一切美好的愿望都寄托在这一天。

这些，都与他无关。自始至终，他是一个旁观者。

一个人，是寂寞的，万水千山走遍，没有人陪，也没有人分享，喜悦，

美好，感动，悲伤，落泪，都是自己。从一地到另一地，来的时候是自己，走的时候还是自己。

立春，是节气的转换，也是节气善意的提醒——有时候，你以为的荒芜，其实只是过渡，春天来了，一切，都会过去的。

冬去，春来，节气的轮回，一年一交替，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但站在一个新的起点，面临一个新的开始，任谁都会精神为之一振。那些被扯碎了，飘散了，干瘪在光阴深处的憧憬和希望，又会像破土而出的草木一样，绿茵茵的饱满起来。

这一点，古人早就懂得。在甲骨文中，春字下面是一个“屯”，像草木钻出地面，曲折而又艰难的形状。

立，是开始。

春秋时讲立德、立功、立言；北宋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一份责任和使命。而对于他来说，立春，更多的是立心。

从父母的庇护到自身的独立，以不同的姿态独立于世人之间，他在努力追寻着一种“立”的方式，立下希望，立下目标，立下决心，立下誓言，最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

从此阳春应有脚，百花富贵草精神。这两句诗，干脆通畅，引人遐思，把春天所带来的转变透彻表达出来，也把他的心迹写得明明白白。

生命的长度，注定要用一双脚来丈量。他怀揣着这微小而温暖的向往，丢掉冬的沉赘，敞开清朗的心，在烟雨斜阳外，在山水微茫处，竹杖芒鞋，淡淡走，缓缓行……

大浪淘沙，才名终不掩。

他写的诗词，体裁广泛，情景交融。袖中一卷书，手中一支笔，足迹踏遍南宋半个天下，诗文也传遍半个天下。后人评论他“诗有唐音，有宋体”。

他画的梅竹，奇拔俊逸，别树一帜，使岭南美术开了新篇。《竹石来禽图》、《墨梅图》，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他的书法创作，大多是率意为之。他天性嗜酒，常趁酒作草，落笔如风。草书《天朗气清》，是他的传世之作，在南宋书坛允推上品，康熙皇帝谈及他的草书，有龙翔凤翥之势。

他在道家，更有着无上的地位。据记载，他是南宗五祖之一。烟火深处，亦是菩提道场。至于修道的原因，正史上没有记载，我也不好随便猜测。道有尽，缘无穷。相遇抑或重逢，都不是人间虚话。

他自号海琼子。按照古代户籍划分，他算不上地地道道的海南人——他的祖父籍福建闽清，后来，奉朝廷旨意，在海南开馆授学，一家人从此落籍海南。

他原本也不姓白，而是葛家的子孙。本名葛长庚。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如何他就姓了白？

一说，他六岁时，父亲亡故，母亲带着他改嫁到雷州半岛的白姓人家，于是改姓白。

另一说，他本姓葛，除去上面的草头，以谢天地父母，除去下面的勾曲，以谢兄弟妻子，只以中间的“曰”字，加撇为姓，由此一身清白，山水逍遥，云游天地之间。

这两种说法，在史书上都有记载。若不需究根问底，我愿意相信后一种。